



来自卡拉巴赫的 笔记本

安德烈·瓦西里耶夫
(莫斯科)

这些记录是在2021年3月底完成的。当时，我们与摄影记者谢尔盖·基夫林 (Sergei Kivrin) 一起行驶了至少1.5万公里，穿过了卡拉巴赫南部和六个被亚美尼亚占领了28年的阿塞

拜疆地区。猩红色的闪光和震耳欲聋的巨响，一秒钟后，一股冲击波将沙子和干树叶吹到脸上。虽然距离引爆地雷的地方至少有五百米，但大地震动的感觉很强，一团黑色的烟雾在天空中飘荡。



“我没有捕捉到闪光。”心烦意乱的谢尔盖抱怨道。

“一个小时后,我们将引爆下一批”, ANAMA (排雷机构) 分遣队的指挥官向摄影师保证道。

很明显, 机会是足够多的。在战壕里, 还有几十个拆除了引信的地雷。

这支部队包括医生在内只有9个人, 每个人都有丰富的经验。从外表上看, 没有四十岁以下的人。然而, 这些人的脸被太



阳晒得焦黄，被风吹得粗糙，以至于无法断定他们的准确年龄。这支部队从去年12月开始一直在这个阿格达姆地区工作。在此期间，他们清除了700多枚杀伤性地雷和反坦克地雷。这其中还不包括拆除的炮弹和TNT炸药。

遗憾的是，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因为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司令部拒绝提供雷区地图。而且到处都是地雷，离开柏油路一步，你都有可能被炸飞。路边不断出现的“地雷”标志警告人们危险的存在。然而，已有一百多名平民受伤或身亡，还有多少妇女和

儿童会死去?!想想都觉得可怕。毕竟，亚美尼亚人在离开的时候，在房屋、院子、道路、小径和田野上都埋满了雷。在之后的几十年，隐晦的死亡都藏在一条条看似平静的道路下面，直到某一天农民或牧羊人无法再踏上这条路，孩子也被禁止在这里奔跑。

回到莫斯科后，谢尔盖在他的网站上发布了卡拉





巴赫的照片，他的一位订阅者注意到，评论说，“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来自哪一边。以及在这之前谁用茶和馅饼招待了你。”

对此，我只能这样说，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这片区域（今天这片区域的危险性真的和斯特鲁伽茨基《路边野餐》中的著名区域非常相似），从西部穿过拉钦，从南部穿过贾布拉依尔，从东部穿过阿格达姆，从北部穿过巴尔达，你都会看到同样的画面：一片被蹂躏和掠夺的土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被战火烧成了灰烬，有一些遗迹被保留了下来，但数量并不多。毕竟这是一个三十年来持续被破坏的地区。这片区域很大，到1994年为止，亚美尼亚占领了阿塞拜疆1/5领土。

如果有谁不相信我写的，让他来看看！恐怕除了无尽的废墟之外，你什么也找不

到。如果你还记得刚刚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斯大林格勒的照片，就不难想象今天卡拉巴赫的样子。

今天的卡拉巴赫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从阿拉兹河上的霍拉迪兹村方向进入该地区。与我设想的“引人注目”不同，它很可怕。霍拉迪兹曾是一个繁华的村庄，这里的春天来得很早，绿树环绕的新房子随处可见。木卡姆中心、奥林匹克中心、学校、商店等都曾是无比美丽的建筑。我们穿过以前的边境线到达村庄。战壕、步枪牢房、机枪巢穴、反坦克壕，在这里工兵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我们没有走多远，一公里又一公里，看到的只有废墟。被亚美尼亚人摧毁的村庄只能通过地基遗迹来猜测。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没有一栋房子幸免于难。



菲祖利地区的中心，在卡拉巴赫第一次战争之前，人口总数是17000人，其中大部分是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很少，整个地区只有几百人。后来阿塞拜疆人被驱逐出去，亚美尼亚人也没有留在这里。这座城市被彻底摧毁，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沿着小路前行，这是一条以前的街道，那成堆的石头在三十年前曾是各家的房屋。向导指着墙壁上的遗迹，解释道：“这里曾是一个剧院，这里曾是一个图书馆，这里好像是文化宫，清真寺……”有时他也会感到困惑，这并不奇怪，仅仅依靠保存下来的墙的碎片，很难猜到它曾经是什么建筑物。

16世纪诗人菲祖利的纪念碑只剩下一个底座。由于某种原因，这位中世纪的抒情

诗人并不受所谓的“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共和国”当局的喜爱。

当我们爬上斜坡来到城市公墓，这里的景象是一样的，没有一块完整的石板。一些坟墓已经被挖，甚至可以看到逝者的骸骨。

“他们搜刮逝者身上的珠宝，摘下金冠，”向导说。

这完全是越界的行为，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在最后，我们看到了积极的一面，在菲祖利地区的郊区正在修建一个变电站。被解放的时候，整个地区已完全断电。亚美尼亚人拆除并带走了电线。附近正在修建一条高速公路，有些路段甚至是六车道。这条高速公路将连接菲祖利和舒沙地区。我们从这里前往正在建设的菲祖利机场，





那里有很多现代科技。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工作着，跑道已经被清理和加固，很快将浇筑混凝土。一位工程师说，到明年年初，他们肯定能完工。预计机场将于2022年正式开始运营。

杰布拉尔地区胡达费林桥。这些桥在今天看起来依旧雄伟。其中一座建于十二世纪，跨越阿拉兹河的11条支流。第二座是在三个世纪前由十五根柱子建成。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桥都被保存了下来。在另一边的伊朗，房屋沿着河岸一字排开，几乎连成一条线，车来车往，一片热闹景象。到了晚上，伊朗海岸线上灯火辉煌，阿塞拜疆那边却没有一丝光亮。那里的人们还没有回到他们的村庄，他们无处可去。边防人员说，三年前情况正好相反，

是伊朗人羡慕地看着阿塞拜疆海岸线上的灯光。

那些侵占这片领土，自称“NKR”的统治者并没有发展这个地区的经济。他们甚至没有这样的目标。他们将以多产而闻名的卡拉巴赫土地租给伊朗农民。这是完全不合法的。可这些无视国际法的人反而赚得盆满钵满。亚美尼亚领导人正在往他们的口袋里大把大把地塞钱。

在经过一个被毁坏的村庄时，我们看到路边立着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那些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阵亡的卡拉巴赫人民而建立的，碑上刻着三个人的脸。这三名士兵离开了这个村庄，再也没有回来。三人的脸上布满了弹孔，那是亚美尼亚的民兵射击后留下的，三人的眼睛都被挖了出来。

赞吉兰地区巴斯齐斯基自然保护区。这里生长着独特的东方梧桐树，树干50米高，4米粗。这些树的平均年龄达到了170岁。而如今，在这些茂密的树林里甚至连树桩都没剩下。亚美尼亚人将这些珍贵树木连根砍倒，并作为原木出售。由于很难将巨大的树干拖到路旁，长在保护区河两岸的几棵巨大的梧桐树得以存活。亚美尼亚人试图烧毁这几棵树，但是由于树干潮湿很难燃烧，所以现在整片树林最后只剩树枝被烧焦了的几棵梧桐树耸立在那里。

巴拜里村。山上有一座13世纪的陵墓。陵墓脚下流淌的是哈格里河，后方的视野完全被山挡住。右边以前是一座村庄。说是以前，是因为现在这里没有一栋完整的房子。无一幸免，每堵墙都被拆除了一半，这样做更容易拆除吗？或者是为了让这些房屋的主人无法居住？看到我的困



惑，同行人员解释说他们毁坏这些房子不仅仅是“为了娱乐”。亚美尼亚人将从这里掠夺的石块运往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或伊朗。据我所见，生意很好，规模非常大。但是如果这些从卡拉巴赫带来的石头都承载着悲伤，人们又怎么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呢？！

赞吉兰市。一直以来我们都必须加上“曾经”一词。曾经的城市，和别处一样的景象。被毁坏，或更准确地说，被拆除的房屋、毁坏古迹、长满野草的花园。警长提醒你注意脚下，最好不要离开柏油马路，因为某些地方可能埋有地雷。可以肯定的是，在有经验的谢尔盖奇的带领下，我们完全没有触碰到那些隐藏在草丛中的警戒线，顺利到达了亚美尼亚驻军的基地。赞吉兰是一个小城，但非常美丽，但这是在被占领之前。赞吉兰位于一个树木

繁茂的盆地。在其中一个山坡上，曾经建造了一个绝妙的高地公园。在公园的小巷里，母亲推着婴儿车，孩子们奔跑，周末在松树的一家餐馆里聚会。

这里生活着7000人。根据人口普查，其中只有5个人是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在1994年的一天被驱逐，很可能是为了给亚美尼亚人挪地方。但不知为何，他们并没有很快搬到这里，直到赞吉兰解放，这座城市的人口也不超过400。

古巴德利地区达米尔奇利亚尔村庄。也是一片废墟。我们在这里停下来是为了查看14世纪的陵墓，幸运的是，它被保留了下来，同时被保留的还有同一个世纪建造的通陵墓的单拱桥。在陵墓的墙壁上，高加索阿尔巴尼亚文化的特征太阳标志清晰可见，也许它是用来自某个古老圣所的石



块建造的。陵墓的地板已经被撬开。为了进入陵墓，他们破坏了石板做的墙壁。亚美尼亚的黑色挖掘机器是否设法找到了一些东西，天知道。但如果坟墓里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现在毫无疑问是在国外，被

私人收藏，就像卡拉巴赫博物馆的所有展品一样。

霍贾文德地区哈德鲁特村。在来到卡拉巴赫的这些天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保存完



好的房屋。甚至还有整条未开发的街道。不必问，很明显，亚美尼亚人曾生活在这里。2020年10月，当阿塞拜疆部队接近哈德鲁特村庄时，他们都逃走了。我记得当时电视上播放的画面：迷茫的女人，悲伤的男人，哭泣的孩子。很多令人悲痛的消息传到阿塞拜疆。但没有人强迫这些人离开，不像他们那些三十年前在枪口下被驱逐出家园的阿塞拜疆邻居。但亚美尼亚人忘记了这一点。或者说也许他们只是不想记住。不管怎样，我从来没有在任何采访中听到过，他们对于所做的事情感到抱歉的话。没有一个亚美尼亚妇女记得她曾拜访过的邻居，她们吃着面包，然后冷漠地看着窗外，仿佛是被驱逐出了城市。

90年代初，在卡拉巴赫及其七个邻近地区被占领期间，70多万阿塞拜疆人被驱逐出这片领土。可以用“驱逐出境”这个词。

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事实上，阿塞拜疆人 是被驱赶、被驱逐出去的。“出去！现在！立刻！否则我们就杀了你们！”在与难民交谈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实。

我在某处读到，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一座清真寺甚至被伊朗人修复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建。可能是吧，我没见过那座清真寺。但我看到过十多座清真寺被损坏、摧毁、故意亵渎。虽然我是无神论者，但我认为这是很卑鄙的行为。然而，亚美尼亚人对基督教的态度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至少，对最古老的阿尔巴尼亚教会，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在菲祖利地区的前喀尔格巴扎尔村庄（没有任何遗迹），有一个独特的商队驿站，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特别的是，从驿站阳台上俯瞰庭院时，可以看到两根柱子和三个半圆形拱门，这些都



IRS 旁观卡拉巴赫





极大地增强了建筑的通风。紧挨着商队驿站的岩石上面，有一座古老的阿尔巴尼亚教堂，亚美尼亚人在那里养牛，就像在商队的草棚里面一样。我们从哈德鲁特村(Hadrut)出发，沿着陡峭的岩石爬到了图村(Tug)，在这里阿尔巴尼亚教堂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卡拉巴赫第一次战争之前，村里住着920名阿塞拜疆人和700名亚美尼亚人。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但在亚美尼亚占领霍贾文德地区后，所有阿塞拜疆人都被驱逐，他们的房屋被毁，而亚美尼亚人的完好无损，阿尔巴尼亚教堂也遭到了最严重的武装袭击。亚美尼亚人在屋顶修建了有特色的塔楼，在

墙上装了新的窗户和入口，加固了地板，并修建了一个新的祭坛。总之，曾经的阿尔巴尼亚风格的教堂如今成了一座亚美尼亚教堂。他们对圣殿的院子做了很大的改动。好几个石匠在那里工作，制作带有亚美尼亚铭文和19世纪早期日历的石碑，但哪怕只是这些伪造文物的工作他们都没有完成。

我们的阿塞拜疆同事邀请我们参观哲波拉里区的博尤克马詹利村。

“我父母的房子在那里。”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村子里长大的。1993年，我们不得不抛下所有，背井离乡。我已经



有27年没来过这里了，只从卫星图片上看到过它，看起来房子已经被毁了，但应该还剩些什么。爸爸妈妈让我拍照，这么多



年，他们一直盼望着回到这里，像以前一样生活。这是路标，上面写着‘博尤克马詹利’。”我们的同事脸色开始变得苍白，村子已经不在，那些曾经建有房屋、庭院、杂房的地方，如今已变成杂草丛生的灌木丛和茂密的树林。只有一些用来建造地基的石头散落各处，杂草堆里散落着断壁残垣。

这曾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村庄：三所中学，其中有一所是音乐中学，诊所、文化中心、体育场、商店、火车站……

我们沿着曾经的主街去找警长，他知道哪些道路已经清理完毕，哪些地方最好不要踏入。

“这里曾经是一个诊所，”警长指着一个大的弹坑说道，“亚美尼亚人在离开前把它炸毁了”。

“亚美尼亚人从来没在我们村子里住过。”一位同事回应道。



“但是他们蛮横地将你们赶走了。”警长说。

我们的同事无奈地环顾四周，没有找到一个地标。

“房子位于铁路后面两百米，火车经过的时候可以听到声音。”

“他们拆除了铁路并卖掉了铁轨，但是路基被保存下来了，我们会找到的！”警长安慰着我们并自信地向前走。

“等一下。”一位同事拦住我们。“这里以前有一所学校，我父亲曾在那里教书。”学校只剩下一堵墙，窗户敞开着，桌子也不知道是被搬走还是被烧毁了。

“停下，不可以再往前走了，可能有地雷。”警长挡住了路。

“房子应该就在那里，从这里过去很近了……”

“不！不行！”警长很坚持。“已经死了很多人，他们为了看自己的房子，跑过去，然后……”他挥了挥手，所有人都明白了。

我们的同事在这里跪了下去，我们纷纷退后。

看的越多，心中的疑惑就越多。但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亚美尼亚人需要这片土地？难道是所有民族都在面临的所谓“生存空间”的问题吗？亚美尼亚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亚美尼亚的人口相对较少，而且人口数量正在急剧下降。众所周知，现在在俄罗斯居住的亚美尼亚人甚至多于亚美尼亚本国人口的数量。所以，或许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离开亚美尼亚？却不停侵占他国领土。

根据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卡拉巴赫、菲祖利、杰布拉尔、赞格兰、拉钦和其他地区都不是亚美尼亚的领土，从来都不是。亚美尼亚人不会那样对待自己国家的土地。那里的土地被精心开垦和灌溉，没有被毁坏和掠夺，没有租给他人，而是他们自己在上面劳作。

阿格达姆被称为“鬼城”。我最后一次来这座城市是在1987年。城市的整洁和绿化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在那之后我还被当地人带去了面包博物馆和茶社。这两个地方是阿格达姆人的骄傲。如今，在这数千米的废墟中，已分辨不出面包博物馆和茶社曾经所在的位置。唯一可以认出的建筑是曾经的清真寺。事实证明，这座清真寺没有被摧毁的原因只有一个，亚美尼亚炮兵将那里的尖塔作为瞄准的目标，而其他所有地方都和其他被侵略的阿塞拜疆城市一样。占领阿格达姆的亚美尼亚人没有留下一栋完好无损的房子。每一座房屋的屋顶都被拆掉，窗户、门、地板全部被砸坏，墙壁也被毁掉。

亚美尼亚人本身的居住环境比流浪汉还要差。我曾去过一座这样的“民宅”，流浪汉都不会想在那里生活。当然，他们给政府的领导们修建了别墅，而普通人只能挤在棚屋里。可在1994年之前，在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曾过着非常富足的生活。

为什么阿格达姆戏剧院被毁坏？它妨碍到了什么？为什么要在娜塔万的墓地建一个牲畜棚？又是怎样的仇恨让他们如此亵渎这位19世纪杰出的女诗人也是当时最有学识的女性之一的墓地？

我不止一次听到或读到过关于卡拉巴赫的美景，它壮丽的自然风光；关于平整的田地，开阔的花园和绿色的牧场；关于富足的村庄和迷人的城市。可这些我都没有见到。我看到的是被炸毁的桥梁和几十年都没有得到修复的道路；被破坏的水管和堆积成山的电线杆；树木全部被砍伐了的花园、葡萄园、森林；随处可见的雷区；废弃的战壕和坍塌的反坦克壕；被亵渎的清真寺和教堂；被炸毁的剧院和医院。在曾经的城市和村庄上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废墟。我只看到了悲伤，这和美毫无关系。

在阿塞拜疆以外的地方，关于被占领期间的卡拉巴赫的作品很少。亚美尼亚侨民代表要求保护亚美尼亚，惩罚阿塞拜疆。将卡拉巴赫归还给亚美尼亚的呼声越来越高。我承认，其中有很多人对冲突的历史，甚至对冲突成的影响都知之甚少。除此之外，在亚美尼亚政治家和伪造专家的努力下，长期以来，事件的真相一直被隐藏在亚美尼亚人民信奉的、充斥着最狂热的民族主义神话之下。但是应该有很多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比如那些曾去过被亚美



尼亚占领的地区并看到过那里真实情况的人。他们为什么沉默？难道是缄默法则在生活中成为了主导，以至于整个民族都变得麻木了？！✿

附言：在这些关于卡拉巴赫的记录中，我没有使用任何其他人的通讯报道、事件描述和相关数据。这里所有的叙述都是我亲眼所见。

